



# 娜莎文集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## 小说散文随笔评论卷

NASHA WENJI

XIAOSHUO SANWEN SUIBI PINGLUN JUAN

ANHUI WENYI CHUBANSHE

I217.2  
V12  
XS

# 那少青文集

## 小说散文随笔评论卷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校外 那少青



A0873809

## 小 说



## 土地是我们的

虽然村镇里的人家大多已经点上暗淡的豆油灯，而空间却是昏暗下来了。时光，已踏进了黑夜的门槛。田野里，夜鸣虫开始了清亮而断续的唱吟。在昏暗里，老人丁福慢慢地走着。田间小路的草丛发出低微的声息；虫声像是暂时飘远了。

他走着。前面不远处传来一阵单调的马蹄声。他抬起头，眯着眼珠子，朦胧间，他熟稔地辨认出那骑马的是张风爷的长工——瘦个子大贵。

“大贵！这么晚，从县城回来么？”他向大贵招呼着。

“是的，福伯！要到茶馆去么？”

“唔——喂，有什么风声吗？”

大贵这才把马勒住了。丁福站在马旁。大贵燃着一支卷烟，说：“唉，坏极了！刚才，我听一个老总说张圩那边失守了，鬼子兵已经开到离这大约三十里的山岭，恐怕今晚就要在这附近开火了！……我说啊，要是真的让鬼子兵冲过来的话，我们这村子可就是第一个遭劫的啦！……”

“唉！……”老人从沉重的心里吐出一声低微的叹息。

大贵把马抽着，跑了。在静穆的夜空里，马，在拐弯处很快就消失了，但蹄声却依然单调地播扬着。老人的心，陡然的想象

起自己幼年听说过的故事里那忠勇无比的民族英雄——岳飞、关羽……哼！鬼子们就等着瞧吧！想着，老人虚幻的心才似乎稍为踏实了些。

灰色的原野里，茶馆的油灯是很明亮的。人影在茶馆内外闪动着。老板“永不老”照例微笑着在柜台边张罗着，有时也随意地走过来跟客人们聊聊，小伙子阿米老是半张着疲乏的眼睛在忙碌着。虽然客人们的谈笑声可以淹没周遭的虫鸣，但在这时候，远远地传过来疏落的噼啪枪声，接着，就比较紧密起来了。那个外号“风流祖”的小伙还在十分起劲地谈论寡妇阿梅的故事，霎时间也被这可怖的噼啪声怔住了。人们都在惊愕地倾听着。

“这是什么鬼勾当啊？”“风流祖”的茶品不下去了，顿时丧气地愣在那里。

“难道鬼子们来了么？我们前线败了？”一个长脖子怀疑地说。

“大概是的。刚才我听大贵说的：张圩失守了，鬼了兵们今儿就会来的！唉！……”丁福叹息着，把烟杆子向地上敲着。

“老福！这是真的么？”老板“永不老”的心不由得紧了一下。

“老板，管他妈的真不真呢！要是鬼子来，我们起来拚就是了！我说你，要是这茶馆子给糟踏了，还有什么指望哩！只有拚死这一条路了……”张康满不在乎地朝着“永不老”说。

“到了那地步，也只得走这条路了！”老板搔着头，像是想起了什么似地说：“可是，我们没有家伙也是拚不起来啊！”

“空着双手不是一样可以打架吗？”张康一副愣头青的架势，猛地挥着拳头。

“喂，老康，你拚你的，可不要忘了嫂子啊！哈哈！”那个“风流祖”又嘻皮笑脸起来。

“不要紧！她也有浑身的力气，不像你——没出息！”张康说着就踱出店门外去张望。

茶馆后边，连着那辽阔的田野的远处，是一片树林；这时节，只像一抹漆黑的影子。枪声，就是从那边传来的。枪声清脆而连续，更夹杂着轰隆的炮声。炮弹的落点，飞起了喷射的火花和一簇簇的火球，在黑夜里是特别清晰的。看样子，那些炮火，是在密集地进攻那里的村庄。

张康的心，顿时沉重起来。他知道，这时已经到了一个危急的关头。

“大家静一点好吗？那边的炮火已向这边打过来了。”张康走了进去，高声地说着。

“真的鬼子兵来了么？”

这时，一群人匆匆地从外边走进来了。领头的是从上海回来的失业工人大雄，跟着进来的都是村子里的年轻人，他们都荷着枪。

大雄敏捷地跳上柜台，他袒着胸，腰间掖着一支短枪。他挥着手，大声地说：

“诸位兄弟！鬼子兵们已经从东北角上，向我们这里的村子攻过来了。看样子，他们是要先摧毁这里的村子，然后去进攻县城的。老乡们，平安的日子是没有的了。今天，我们就只有跟鬼子拚个死活！大家想想，要是田地给鬼子占了，房屋给鬼子烧了……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过活呢？我要问永老板，这茶馆是你的么？是！老乡们，这村子是我们的么？……”

“是！这村子是我们的！”大家答。

大雄继续说：

“那末，我们这村子能眼巴巴的让鬼子们占去么？”

“不，土地是我们的！”张康激烈地说。

“对！土地是我们的！”大众应和着。

大雄让激昂的农民的回声感动得流泪了。他说：“啊！大家能这样，我们这村子有希望了！好！兄弟们！你们有枪的马上散开把守村边。张康哥，风流祖，永老板……你们去把村子的人叫起来！其他人跟我去张风爷家里借军火。马上都去！”

炮火愈逼愈近了。二十几个青年人拿着枪，镇定地伏在村边的田间。锣声响了，村子的人涌动了，像海潮在澎湃。在张风爷家里，村民们激动地嚷着：“快给我一支枪！”“枪！……”“不给就是汉奸！……”

“大家静点！”大雄焦急地说：“风爷！这不是单为谁的事，是为你，为我，是为着我们整个村子，我们的田地。”

张风爷依旧迟疑地在怔着。大雄说：

“再说，风爷！难道你许多土地、财产以至你的妻子儿女老人给日本鬼子……”

张风爷终于答应说：“我家的枪，大家都拿去吧！”

大贵，长颈子，大雄……大伙儿一起劲把张风爷家里的军械统统扛了出来。荷起枪的农民，个个都像威武了许多。

村的四周，都埋伏着武装的村民。村的东北方，公路旁茶馆后面约一里远的树林那儿，噼啪！轰隆！炮火闪耀着。高大的排列着的黑影在向这边奔驰：是敌人的前锋的骑兵部队。这时，伏在田野里的村民大众，紧张地瞄准着，啪啪啪……一阵密集的排枪声。子弹呼啸着，火光闪耀着，鬼子的骑兵倒下了一个，一个，又一个……失了驱策的马疯狂地跑着，跑着，也倒下了！受伤的敌人在呻吟，马在嘶叫！混乱了敌人的阵线！

紧接着，是鬼子兵在猛烈的机枪射击的掩护下发起冲锋：密集的子弹在空中飞窜着，也射到泥土上。村民们有些人受伤了，但依旧在坚持着射击。显然在村民们的坚决反击下，敌人的步兵

队伍的进展是艰难的；于是敌人的火炮加紧轰击，轰！轰！轰……在强烈的火光里，泥土夹着炮弹的碎片飞腾着，伏在最前排的弟兄受到了很大伤亡。炮，轰得太密了，田野翻起无数的窟窿。那孤单的茶馆被炮火击中在焚烧。

在应战中，茶馆老板“永不老”，面对着弟兄们的惨死，田园的破坏，和自己的茶馆的毁灭，“永不老”快要睁裂的眼里禁不住流出了热泪。怒火，在他心头燃烧着。

“老乡们！杀过去啊！”他高喊着。“永不老”没有感觉自己已经受伤，猛地跃了起来，像疯马似地向前方冲去了。

轰！轰！炮弹在他身旁爆炸，随着一阵火光闪耀之后，“永不老”的身影消失了；也许，他的灵魂依旧在烈火中为祖国而活跃呐！

双方在坚持着，时光一刻一刻地过去。

英勇的村民们，在敌人剧烈的炮火的射击下，伤亡太多了，眼看，这阵线是不能再守的了。

“老乡们：左右散开——暂时撤退！”大雄叫着，“向村南树林里集合！”村民们抹着泪，忍着痛，向村的南边暂时退了下来。

鬼子兵冲进了村子：火，开始在村中的房屋上烧了起来；老人，孩子，妇女……在惨叫。

隐伏在树林里的村民，是谁也不愿再让这悲惨的时光延续一分一秒的。而且，这时，南边张村的老乡们也赶来援助了。于是在黑暗的树林里，爆发出一阵雄壮的怒吼声：“老乡们，我们马上反击！”“反击！”村民们迅速地把整个村子包围起来。鬼子兵们，在这骤然降临的袭击下，一时无法施展炮火的威力。村民们勇猛地向敌人突击着，和敌人肉搏着。在房子里，门槛外，田野中——敌人在呻吟，在号叫。

张康中弹了，胸膛上淌着鲜红的血，他挣扎着向前，高呼

着：“把东洋鬼子赶出去，土地是我们的。”

像雷鸣，村民们雄壮地应和着。

火炬，在周遭举了起来，村民们像巨大的狂潮，继续向前汹涌着；向敌人——反击，肉搏！

被奸污的村妇们，也挣扎着受伤的躯体，披着给撕碎的衣衫加进这雄壮的队伍去战斗。老人丁福，倒在路旁，抬起颤抖的手，指着前边自己的正在焚烧的房子，呼叫着：“杏花！房子是我们的！要报仇啊！”在火炬的照耀下，在狂烈的呼声中，村民们急速地追击着败退的敌人……

刊于1937年10月30日广州《时代动向》第2卷第8期

## 血 案

### 一

池家老大敬文和老二石头吃罢晚饭，披上袄扛起锄头又忙着上山去刨地角子去了。池妈妈赶到大门口，吆呼着：“这时候了，不去罢！”

弟兄俩早就大步走向上山的路上去了。池妈妈望着他俩的背影，咕噜着。因为，池妈妈这些日子有这样的的心思：二儿媳过门还不满月，大儿媳又有喜了，弟兄俩还是黑白地在外忙活，为娘的生怕大儿媳发燥，二儿媳觉得冷清。再说，日子也不是一天过的，眼前，春秋两季二三十亩地，也满够一家七八口过活。这几天弟兄俩使唤着自家的一头牛，早忙着把地耕完了，再一呼啦，小苗大苗嗖嗖地也就该耕上了。犯不着再那样巴巴结结的，捉弄着身子。

风里雨里，弟兄俩咽着泪水长大了。刚刚拿得动锄头，两人就去开山荒了；那时池老头清海只靠着种王府几亩地，山荒像铁一样，锄柄磨瘦了，手却磨起一层层厚皮，脊背都晒得和头发分不清了。巴掌大的东一块，西一块，一分半分的，一年年，十亩二十亩的多了起来，汗水加雨水，山荒总算长出了粮食。好容

易，池清海才像犯人脱出囚笼一样地逃出王府佃户的铁牢。如今敬文二十八了，石头才二十三；这一周格拉子，人人夸奖他俩是好孩子。都说清海老两口有福气，该当发家了。可也有偷偷劝清海的，说是趁早别偷这窍门，别看眼前财主家睁只眼闭只眼让你刨那十亩二十亩，到头来，只要财主说一声，那全是我的地，还不得乖乖地给送过去？老两口想着，人家眼红才说这话。因为这会，南北马庄这一周格拉子，不饿肚子的人真不多，像池清海这样的确是万中之一了。可是池妈妈那天集上排了个八字，那先生说：前面还得跳过几个关口，就该当着发家了。还得跳过几个关口？什么样的关口呢？算命先生的话总是又喜人又害人的……池妈妈想着。

胡同西传来一阵吵吵声，池妈妈一怔，向那边走了两步，便又赶忙停住了。她听到那边王善人家的管家大爷像驴叫般的喝声：

“穷种羔子！……贼心不退……把他的锅揭了，把门锁上！……”

一个男人低哑着声音哀求着，一个女人拉长了嗓子在哭，还有孩子……

池妈妈知道，那是宁老三一家三口。谁敢问为了什么冒犯了王善人？谁敢问王善人又为什么要揭他的锅锁他的门？其实，大伙心里明白，没啥事也会冒犯王善人；揭谁的锅锁谁的门也就凭王善人高兴。

这样的事池妈妈也看惯了，三头五天的，说不定摊到哪家佃户的头上，好在现在自家已经不是王善人家的佃户……

一群归巢的老鸦呱呱地飞了过去。西山后的太阳越沉越低，那一抹黄金的霞光也慢慢地灰暗起来，王善人炮楼的影子，长长地落在佃户们低矮的屋顶上，像一条老大的黑蛇。阵阵的母牛唤犊的声音，提醒了池妈妈该饮牛了。

大妮子把十来只鸡都赶进窝去了，一只小花鸡倒还在院子里乱窜，大妮子连轰带撵地来回撵：

“小死鸡，找死了！”

十岁的孙子小和和七岁孙女小二也都随着大妮子在撵着，小嘴不断“呼吁”地嚷着。一个不小心，小二磕倒了，哇哇地哭了起来，池妈妈急忙过去，把她抱到怀里，哄着：

“好孩子，不哭。明天宰了那小死鸡……”

小二没住哭。“马虎！还哭？……善人家的家丁来了，你看那穿腮胡子。不哭了！好孩子，奶奶给拿油果子吃。”池妈妈说，抱着小二进屋去了。小和也跟了进去。

小二接过油果子，咬了一口，看了看奶奶，笑了。小和拉着奶奶的衣角：

“奶奶，我要！”

“你还比她小？才吃罢饭。”

小和用拳头揉着眼，装着哭腔：

“俺要！……奶奶……”

池妈妈装作生气的样子，说：“小牛犊！”从架上的笼子里拿了一根油果子。小和接过来慢慢地往嘴塞，一面瞅着奶奶，笑了。他妈妈瞪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不害羞！”接着也笑了。

老头池清海在齐老头家拉了一会闲呱，喝了一气，趁着月亮，踏着自己的影子，一步一步地回到了家。池老头也许是多喝了点，喘着粗气，粗皱的脸显得更黑了，胡须也就显得更白。他往饭桌边上一蹲，掏出了烟袋，双手暴着青筋，还有点发抖：

“唉！宁老三！宁老三一家三口拉着巴棍下了南乡了！……”

“什么事？”池妈妈问。小二在池妈妈怀里睡着了。

“不问吧，反正是……”

二媳子端了一碗热茶进来。老头问：

“牛都饮了么?”

“都饮了，今晚剩的糊涂都给它喝了。”

“得好好地照应，我总看着那个青市牛，这两天瘦了不少。嗯，年幼的人得好生学着过日子啊!”他把烟袋锅磕了磕。

“要是像宁老三他们……端人家的碗……累死累活，到头来还得拉着巴棍走了……我年幼时，也跟着老的听王府的喝声，哎……”老头长长地吐了一口气。他再也不乐意去寻思当年在王府手下的那个熊罪。

他倒是想起了西庄那块南北地，明儿去接他的约吧，回他三百块钱，再凑几个也就够了。为了这事，敬文那孩子昨晚还和他顶撞了一顿。嫌恶又买那点熊山岩子，出了牛力不见粮食，耕也费事耩也费事。他就不知道好地轮不到咱，知不道开的那一二十亩山荒地这会怪打粮，待不上几年，就要叫山水冲光又成干石渣子了。西庄这个地管怎着还是在那凹塌里。他还赌气说，这还不如给人家种地去。这真叫老头生气，当下就用烟袋指点着他说：

“给人家种地你去，我可不能再跟人家当佃户，头顶着人家的，脚踩着人家的，什么时候要出工都得去。打下粮食来人家弄了一多半子去，我就是明认着刨山岩子累死，也不去听人家的喝声!”

还是石头这孩子精爽，说爹不值当生气，哥也不过是气头上的话，还能放着自己二三十亩地不种？敬文还是嘟哝着，说咱地也不少了，再要也得要点好的，要不就种不过来。这孩子，地也不少了？他不想想：下边孩子是多的，到那时候又嫌不够了。

大门吱格地响了。接着听到敬文在院子里大声大气地说：

“这个狗谁整治的它!?”

敬文边放下镢头边说：“真是出奇事!”

“狗怎么的?”池妈妈把小二交给大媳子。

石头说：“它躺在当路上，踢着也不动。”

敬文看了看小和：“一准是这小顽皮给它吃了什么啦。”小和赶紧跑到池妈妈身边，受了委屈似地，说：“不要无故赖人！”

大妮子出去看了看，回来说：“那狗一股酒腥子气。”老头也觉得出奇：

“叫谁用酒灌醉了么？”

“别胡扯了！人家灌醉咱的狗干什么？”池妈妈说。

石头蹲在一边像是想什么似的，说：

“当不住想偷咱的钱和粮食。哼……”

敬文不信有这样的。可是大媳妇却说，刚才去压碾，听二婶子说，昨夜里起来淘粮食，正淘着淘着，从墙外飞过来块石头，把盆砸的稀碎……大妮子也说，今天头晌，看见一个人，戴着礼帽，穿着青大袄，吸着洋烟，扒着东墙往里看，她一喊呼，那人才急忙忙打树行子里往东去了。

这一来，弄得一家大小心神不安，也不知是有是无，是真是假，是恶是凶？敬文咬了咬牙，站了起来，向石头说：

“二兄弟，把那土压五拿给我，谁敢来动咱家一根毛，我就崩了他！”

“搁我那里吧，我也能使唤。”石头说。

池妈妈就嫌孩子们说一些不吉利的话，说：

“得了吧，别胡心思啦。憩着吧。”

石头跑到外面把大门又顶了顶。老头脱了衣裳，自言自语地说：

“谁想着不让咱过日子么？”

叹了一口气躺下了。

## 二

天一煞黑，王府里一进又一进的院落，显得更阴森，更空荡

了。可是，府里的人都还没有睡，还在各人干着各人的事哩。后院绣房里，六姑娘和那个侍候她读书的小白脸刘宝，一阵说一阵笑的，两个人的影子，印在纱窗上，一会分开了，一会又合在一起……

客厅的西套间里，炕床上的大烟灯的火焰一跃一跃地，大烟枪吱吱地唱着。烟枪从这个人的嘴边换到那个人的嘴边。一个是三少爷玉杰，这块儿的社长，一个是大少爷玉绂，这块儿的副社长，两人抽一阵谈一阵的，从蒋主席谈到韩主席。又从韩主席谈到自己……反正是谈些有味儿的事儿。两人都觉得自己是德重乡里，还不到不惑之年，都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。

喝了一阵浓茶，就谈到做买卖的事了。是玉绂先开口：

“玉杰，因为咱好久没做买卖了，保卫团里的人都急得和疯子样，今天摸人家的鸡，明天摘人家一把辣椒子……太不济事了。”

“我在盘算着弄西山后那一家。他很存有几个钱。听说头些日子娶媳妇还动的参头（海参）的席……一囤麦，不到一石也有八斗，还晒了三百多斤棉花穰子……”三少爷津津有味地说着这一回的货色。玉绂却说：

“老弄两个钱也没大意思，要弄弄大的。”

玉杰摇摇头：“这不是那二年了，弄大的不易，倒不如小打油先弄两个。让保卫团里的伙计有零钱花，咱买个烟土也不用卖粮食了。再说，这一家不弄也不行了，一旦过富了，眼里就没咱啦，这回他家娶媳妇就没给来个信，哼……”

玉绂点点头，决断地说：“那咱高低不能让他立起门户来……”

玉杰伸了伸懒腰，把保卫团的头目宁安昌唤了进来。

宁安昌是社长玉杰手下的一员猛将，做买卖的好手，两道粗

眉紧紧压在眼眶上，额角长得那样低，嘴角边的两条纹路像是刀子刻的，一圈子络腮胡子掩盖着突出的颧骨和下巴。除了骂人，他不大喜欢说话，贼亮的眼睛时刻盯着别人。他常自卖自夸地说，老子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。可是一旦到了三少爷跟前，倒又成了服服帖帖的狮子狗了。

他一摇一晃地走了进来，心想装得板正一点，却总不免有点飘飘然，好容易才站定一旁开了口：

“二位少爷……吃……吃……吃……”

“又喝酒了么？”

宁安昌尴尬地陪着笑，擦着汗：

“嘿嘿！兄弟们钓了几条小鱼，喝一气……”

玉杰带点责备的口气：

“不会误事么？今晚上就得去！”

“三少爷说的是去……去西边办货？”

“马上去，保卫团里挑几个精爽点的。可得记住，不管买卖得手不得手，千万别让人家识破是咱们的人。”

“那是。可三少爷……”宁安昌望了望三少爷，赶紧又低下了头。

“什么？买卖做好了回来平分就是。一准四更天回来。去吧？”玉杰像指挥官似地下了命令。

“是！”宁安昌也忽然变得像一个勇敢的兵士的样子，爽当地答应着转身就走了。

副社长一直躺在那里，静静听着老板和跑外的一场对答。他很钦佩玉杰的指挥，也很赞赏宁安昌的本领：

“宁安昌到底是老绿林，胆又大，心又细，玉杰你……”

“那是喽！要不，还能做这门买卖么？”说着，正副社长都笑了，笑得像滚了锅的开水。